

# 荆台春色浓



荆台集遗址碑



遗址村上新建的玄帝庙

莫上紫荆台，莫折紫荆花。曾是三田泪，盈盈带落霞。

这是清朝诗人范允览游东明县荆台后，所写的《荆台春色题咏》。非常有趣的是，在南朝吴均所著《续齐谐记》中有“田真哭荆”事，被列为宋代流行的二十四孝的典故之一；还有“田真哭荆”的故事传说就来自东明的“荆台”。

据历史传说及地名志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田真、田广、田庆兄弟三人从山西省洪洞县迁大名府长垣县东方“八百台”（传说为陈平墓址，今东明县东明集镇荆台村）处开荒建村，名田氏村。后田氏迁往西南三里处居住，取名紫荆村，此地改为阳进里。之后，土台上荆木遍布，遂改村名荆台。后村内有集市，逐渐演变为荆台集。据说田氏建村，石氏、张氏入住较早，村中有“张井”尚存。

那时紫荆一带，除了有一座八亩见方、一丈多高的土台和台上的一棵紫荆树外，便是一片茫茫荒野。田氏父子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开荒耕耘，他们依靠自己的辛勤劳作在这里建起了家园。一天，老人突感不适，将三个儿子和儿媳叫到跟前，喘着气说：“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他抖动着双手指着紫荆树，睁圆

双眼，望望几个儿子语重心长地说：“紫荆树不死，你们可不要分家啊！”言罢，老人就咽了气。田老汉死后，三个儿子决心遵守遗嘱，永不分家。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三兄弟日出而作，各尽其力，谁也没有怨言，可大儿媳总感觉自己的丈夫为操持家务出力最大，心里渐渐不平衡起来，于是便有了分家的念头。但她想到公爹临死时有“紫荆树不死不分家”的遗训，不便当面提出，就天天往树下浇热刷锅水。不久，紫荆树叶黄枝枯，田氏三兄弟见状抱头痛哭于树下，其哀声惊天动地，大儿媳听了，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懊悔不已，遂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和三兄弟一起为紫荆树培土施肥。紫荆树在他们的精心养护下，仿佛又回到了春天，重新长出新的枝叶，恢复了勃勃生机，树下又洋溢起了欢声笑语。从此，三兄弟更加团结，田氏家族由此人丁兴旺，成了当地的名门望族。“紫荆树下哭三贤”“三贤哭活紫荆树”的故事也不胫而走，广为流传，此地亦成了游览胜地。

清康熙年间，真定府通判时县县事的范通来此游紫荆台，写下了感怀诗一首：“高台隐隐覆千红，剩有荆花紫数丛。寄语田家苗裔

道，莫教华萼笑春风。”

相传，荆台号称八亩台，原来并不高，人们在高台上遍栽紫荆树，每逢春天紫荆花开，芬芳四溢，落英缤纷，煞是壮观，“荆台春色”因此而得名，被誉为东明明清古邑十二景之一。

荆台集村距东明县城东南四十里，村北现有荆台集古文化遗址的沙岗上，有荆台集玄帝庙遗址。“八百台”，又称“晒经台”或“紫荆台”。遗址南高北低，南北56米，东西20米，总面积1120平方米。该遗址包含龙山、商代、东周等几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文化内涵较丰富。从采集的标本看，龙山文化的有泥质灰陶方格纹陶片、泥质灰陶蓝纹陶片、夹砂灰陶绳纹陶片、泥质磨光弦纹灰陶片；商有夹砂红陶鬲、泥质灰陶罐、泥质灰陶盆、甗、豆、簋；东周有

罐、陶罐、盆等。1984年，被东明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东明县村庄志》载，荆台集村子里已经没有田姓的住户；荆台集村西南距二里地有个紫荆村，紫荆村分为东紫荆村、西紫荆村，东紫荆村村子里也没有田姓的住户；西紫荆村村子里有田氏1户5人，属于原建村户。

“紫荆传芳”“荆花荣茂”源出田姓紫荆堂，多见于田氏宗祠楹联通用联。从多个地区和系系的“田氏族谱”中可以看出，田姓堂号以“紫荆堂”居多，都有对其来历的记载。紫荆是田氏的堂号，田姓人常以“紫荆之后人”骄傲和引以为豪。以紫荆作为家族团结、家庭和睦的象征，“紫荆花称之为兄弟花”，田氏族人把紫荆树定为堂号“紫荆堂”流传至今。 文/图 田丰

●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

郭

核

郭核位于郓城县西南边陲，村西与郓城县红船镇的张垌堆村、刘桥村接壤。距郓城县城23千米，属黄安镇管辖，距镇驻地4000米。

据《郭氏族谱序》记载：明朝洪武初年（1368—1398年），在山西省洪洞县，郭氏始祖郭龙光兄弟8人奉命东迁。长支留居老家，三、四支迁河南，五、六支迁丰县，七支迁曹地，八支迁至菏泽。二支郭光携郭显迁至郓城红船，租茆安庄，后来郭勉又迁到此地安家，以姓命名郭家核，简称郭核。

清末至1940年属濮县。1940年划入鄆南县三区，1942年归鄆南巨野办事处，1943年属临泽县，1944年归鄆巨县。1946年隶属鄆城县六区，1949年属十一区，1952年改属八区。1958年初归武安乡，同年秋建郭核大队，隶属黄安公社。1984年初改为郭核村民委员会，隶属黄安乡，1994年撤乡设镇，属黄安镇。

郭核是梁山好汉雷横的故乡，雷横用计除恶的故事在这里广为流传。

雷横出身铁匠世家，从小跟随父亲学打铁。学有所成之后，投奔曹州（今菏泽市）的舅父，在那里开了一个铁匠铺。

有一年，雷横正在忙着赶制一批农具，突然听到街上传来一个女子的呼叫声。他抬头一看，是外号“独眼龙”的地痞与几个泼皮正在调戏一个女孩。雷横义愤填膺，手持铁棍，朝“独眼龙”一伙人大吼一声：“住手！”“独眼龙”眼看雷横力大无穷，只得灰溜溜溜了，小女孩得救了。“独眼龙”恼羞成怒，当即安排一个外号叫“二坏水”的：“晚上把那铁匠铺给砸了、烧了”。天黑以后，“二坏水”悄悄来到雷横铁匠铺。借着灯光，“二坏水”看到雷横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锦盒。只见雷横打开锦盒，取出一把带鞘的刀。雷横从刀鞘中抽出二寸刀刃，刹那间，屋子里闪出一道白光。“二坏水”急忙回到了“独眼龙”家中，把所见宝刀之事告诉了“独眼龙”。“独眼龙”想出了一个盗取宝刀的主意。

第二天黄昏，只见“独眼龙”与“二坏水”拎着一坛酒，走进了铁匠铺。“独眼龙”进门便道歉：“铁匠师傅，昨天确实是我不对。”话音刚落，“二坏水”从怀中掏出一个酒碗，将酒坛盖打开，将那酒碗斟满。“独眼龙”说：“这酒是我的一点心意。”雷横说：“你二人能知错改过就好，以后别再欺负善良百姓。”说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谁知酒刚下肚，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二人找到了锦盒，匆匆离开了。回到“独眼龙”家中，二人打开锦盒，一把带鞘的宝刀呈现在眼前。“二坏水”抓住了刀柄，“独眼龙”抓住了刀鞘。这时，“二坏水”握着刀柄将宝刀抽出了刀鞘，只见一道白光闪过，宝刀径直朝“独眼龙”刺去，正中“独眼龙”胸口。看到“独眼龙”一命呜呼，“二坏水”也吓跑了。“独眼龙”死后，衙役把“二坏水”抓到了衙门，“二坏水”将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府衙立刻派人去找雷横前来作证，雷横早已不知去处，府衙只好将“二坏水”问斩结案。

有人说那是雷横的计谋。雷横有意除掉“独眼龙”和“二坏水”，又怕连累了舅父和众乡亲。故意让二人偷走宝刀，而这宝刀出鞘，必杀坏人。看到“独眼龙”死亡，“二坏水”逃跑，雷横暗中又将宝刀取了回来，连夜离开了曹州，回到郭核。

几年后，雷横在郓城县衙当了一名衙役，后被升为郓城县衙步兵都头。后来投奔梁山，是梁山第二十五条好汉，星号天退星，步军头领，外号“插翅虎”。随宋江征讨方腊时阵亡，被追封为“忠武郎”。

据传，因雷横投奔梁山，家族遭到官军追杀，雷姓逃亡外地。现在郭核只有郭、申、刘、陈4姓，509户，1890人。

现在的郭核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水利条件优越，集市贸易发达，群众过上了稳定、富足的新生活。 魏建国

## 探秘鲁西南古文化遗迹



如果说，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是浩浩荡荡的长河，黄河就是一篇篇巨著，而黄河的故道，则是神州大地上遗存的浩瀚墨迹，是抒发春暖、夏梦、秋恋、冬韵的诗词歌赋。

几年前，我曾参加过单县文学界主办的“行走故道”主题摄影活动，主办方邀请我们几个热爱诗歌的人，为几件获奖摄影作品配上几行诗，唯一要求是诗韵与画意融为一体，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当伫立硕大的摄影画面前，凝视作者撷取的自然景象，我仿佛置身黄河故道，聆听曾经的大河涛声：“黄河之水上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的雄浑；“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豁达；“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森然；“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肃穆；“茫茫不知处，空外棹歌声”的意境……

此时此刻，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故道还沉积着多少黄河的旧梦，还承载着多少黄河的遗风！

如今，黄河时光不复回，而曾经的涛声依旧，摄影者镜头中的故道湿地、故道黄昏等自然风光，所呈现的波光粼粼的水面、曲曲折折的田埂、迎风摇曳的芦苇……舟楫之上的渔家女、撒向天空的渔网、跃出水面的鲤鱼……远景近色，错落有致，清晰明了。我的心不知不觉走进黄河、融入故道、醉于镜象，慷慨激昂，抒发情怀：大河涛尽的土壤上/印着祖先的脚步/流水时光中/古老的大网撒开/淘尽尘封的古道柔情……

黄河给予故道的是音画诗，启发我们汲取、采摘、欣赏；故道给予我们的是听见思，引诱我们畅想、追寻、珍藏。蓝天下、白云边、绿林里，静谧的空间，和谐的景象，让我自认为故道牧羊人：听/阳光吟唱的牧歌/看/春风弹奏的琴弦……故道正孵化着黄河的遗风/温存的眼神凝结成最亮的光……

故道收，养九州。黄河孕育了故道的丰腴，赐予万众子民殷实的日子。湿地的边沿、温润的气候，故道麦田一望无垠、诗行纵横。小满之后，颗粒充盈，风拂麦浪，金色起伏，故道丰收季已经到来。“故道粮仓”正值大地和时光共谱合奏诗乐章：还是长河浪潮鼓起的金风/千般叮囷季节抽穗/万般催促期望望实……镰刀磨石蹭出的光/把乡野闹闹照亮……

法国雕塑艺术家奥古斯特·罗丹说过：“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行走黄河故道，追忆大河遗风，感受时代变迁，我突然发现：原来，诗意中故道，诗意里的家乡，美无处不在，且随着时光欢畅地流淌……

刘厚琛

几歌曰：高桩馍，白面做，一盆白面任人和，白面得干又硬，累得汉子直哆嗦。扛到案上杠子轧，咯得旋垂直麻索，一天蒸馍三百斤，累得师傅撇嘴唇。

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庄稼人的主食是高粱、玉米、地瓜，平时只吃粗面窝窝头，也叫黑窝窝，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白面馒头。平常的时候，吃一顿白面馒头就是庄稼人的奢望，只有赶上家中招待客人，村民们才提上几斤小麦，到村中的馍房中去换白面馒头。

乡村馍坊蒸出的馒头，多是瘦高的高桩馍，这种馍硬挺细高，吃起来甜香，确实比自己家蒸出的馒头筋道耐嚼，主要原因就是馍房里的面，是用杠子反复轧过的面。

做这种馒头，先要发面，把面粉中加入水和酵母，经过发酵、搓揉，然后放到面板上用又粗又硬的木杠子碾压，木杠子的一头拴上皮带，另一头一个壮汉半坐上面，干硬的面团便在木杠下反复碾压几十遍，使其变得柔韧结实，然后搬到面案上，再用手揉搓几遍，摆到蒸笼里，大火烧上半小时，香喷喷的馒头便可以吃了。这种手工的馒头，质感好，弹性强，香气扑鼻，有着独特的麦香味，现在仍是一些老年人的嗜好之物。

一样的白面，经过多次的碾压，蒸出的馒头就弹性十足，味道独特。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只有经过命运的一次次碾轧，经过风雨的一次次洗礼，人内在的精神、品格、胸怀才会得到拓展重塑，人性的光芒才更加熠熠生辉。 文/丁明辉 画/王世会

## 高桩馍



## 古代诗人与成武（上）

诗歌是中华文化中的奇葩。唐朝更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顶峰时代，它既有璀璨繁华的“开元盛世”，也有黍离之悲“安史之乱”。这中间，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诗人，他们有的仕途蹭蹬，只好游历四方、寄情山水之间，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歌。唐代的菏泽，全境分属曹州、濮州、郓州、宋州，成武县在唐代属曹州，唐天宝初（公元742年），曹州改为济阴郡。成武作为一个千年古县，当时也是一个交通发达的富庶之地，引来了诗人们的游历，李白曾在此留下《送族弟凝至晏堰》的诗篇，而李白同时期的诗人刘长卿也曾在此写下了他与成武为官的族兄的一段深情。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这首名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诗早已入选我国的小学教材中，是唐诗中的名篇之一，作者就是有着“五言长城”之称的刘长卿。

刘长卿（约718年—约790年）字文房，安徽宣城人，因父辈做官而迁居洛阳。他出身官宦世家，青年时期在嵩山读书，据考证，他在唐天宝初年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天宝五年都没有考中。因此，他的心情非常抑郁。他在族兄当中排行第八，其他的族兄有的早早登科，步入了仕途。在这种情况下，刘长卿大概出于散心的考虑，放下书本，开始了自己的漫游。他从河南出发，一路东行，先是到了曹州

的冤句。唐代的冤句县在今菏泽市城区西南约四十里的马岭岗镇饿虎牢村东南一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得宝鼎宛句。”这里的一个县尉姓宋，相当于负责治安的副县长，他是刘长卿的好友，他热情接待了刘长卿。在这里游览了十几天后，刘长卿告别，留下了《题冤句宋少府厅留别》一诗：“宋侯人之秀，独步南曹吏。世上无此才，天生一公器。尚甘黄绶屈，未适青云意……”少府是唐代对县尉的尊称，从这首诗里，可以约略了解到，宋少府很有才华和能力，因身处基层，俸禄少，生活水平低。但对当时没有工作、更穷困的刘长卿，还是慷慨解囊，每天陪着吃饭安慰他。两人依依惜别时，刘长卿作了这首诗为赠。

在这些天里，刘长卿大约通过书信的方式，又约了在济阴做官的好友马少府、考城的蒋少府以及在成武县做官的五儿和在南华县做官的二儿到了曹州城内聚会。当时正是秋天，从刘长卿诗中的表述来推测，他的这两个在成武和南华做官的族兄也应该是县尉职务，他们五人相聚在曹州城里，欢聚一堂，兴致很高。于是，有了刘长卿的《对雨赠济阴马少府考城蒋少府兼献成武五儿南华二儿》一诗：“紫云兼家思，弥望连济北。日暮微雨中，州城带秋色。萧条主人静，落叶飞不息。乡梦寒更频，虫声夜相逼。二贤纵横器，久滞徒劳职。

笑语和凤骚，雍容事文墨。吾兄即时彦，前路良未测。秋水百丈清，寒松一枝直。此心欲引托，谁为生羽翼。且复顿归鞍，杯中雪胸臆。”在这首诗中，我们知道，他们聚会的时间是初秋的一个傍晚，马少府和蒋少府两人在刘长卿的眼里，都属于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在各自的职位上，很久都没有得到重用，让他很感叹。成武的五儿和南华的二儿两人任职时间短，前途还很远大。虽然这样说，刘长卿回顾自己，几次也没考中进士，不禁有些自怜。虽然自己满心想进入仕途，在科举不中的情况下，也无人引荐和帮助，有些黯然神伤。最后，他从忧愁中回过神来，对大家说：“姑且再整理回家的马，用杯中的酒把这些不愉快的事都消除掉！”

笔者以刘长卿游历所留下的诗推测他的行走路线，他应该进入曹州境内后先到了冤句城，又转至东南，到了曹州的州治，即今曹县西北的今曹州集镇堤上范村一带，五个人聚会后，他又出发向东南，到了成武，在族兄为官的地方暂住了几天，游览了县内的古迹



成武县成武公园里的刘长卿诗碑



## 黄河水韵



## 回到历史深处